

總統府稱薩迪許爆料無用 眾議員嗆為何3官員辭職

本報訊：總統應當解釋三名內閣高級官員辭職背後的原因，儘管當局認為前眾議員埃利薩迪·許（Elizaldy Co）在社交媒體上的指控「毫無分量」。

憂思教師聯盟黨團組織的丁紐眾議員（Antonio Tinio）於12月5日週五的線上記者會中強調，在許前眾議員在11月發布一系列視頻聲明，司法部副部長卡迪斯（Jojo Cadiz）（據報其辭職已被接受）和前預算部長邦彥達曼（Amenah Pangandaman）此前並未涉及基建腐敗方案。

許前眾議員點名邦彥達曼是指示他將價值1,000億披索的追加預算加入2025年預算的內閣官員，而卡迪斯則被描述為該名前眾議員曾向其諮詢，以核實指示是否確實來自小馬科斯的其中一名人士。

在傳出卡迪斯辭職的消息後，丁紐表示：「我們要求並敦促馬拉干鄧宮就為何接受副部長卡迪斯的辭職給出一個完整且誠實的解釋，我們知道他是被……薩迪·許（Zaldy

Co）特別提及的名字之一，必須對他被免職一事給出解釋。」

他補充：「馬拉干鄧宮曾一度表示薩迪·許的證詞毫無價值，但現在，被小馬科斯總統內閣免職的官員已經不是一個，而是三個：文官長貝薩敏（Lucas Bersamin）、副部長卡迪斯以及預算部邦彥達曼部長。」

丁紐表示，在這三人中，只有卡迪斯和邦彥達曼是被許前眾議員點名的，而前公造部副部長貝納多（Roberto Bernardo）並未在他所調的宣誓書中指認這兩人。

指控是否具有分量？

丁紐表示，如果卡迪斯和邦彥達曼兩人都是因許前眾議員的言論而辭職，這可能意味著當局承認許前眾議員的指控具有分量，必須進行更徹底的調查。

他說：「前副部長貝納多並沒有提及邦彥達曼或卡迪斯。這就是說，除了薩迪·許的指控外，他們所謂的辭職或免職沒有任何依據。這就好比是承認薩迪·許的言論具有分

量。」

他補充：「現在，我們譴責馬拉干鄧宮——無論是總統本人還是他的發言人——公然拒絕向公眾解釋這些官員辭職的真正原因。」

在週五的新聞發布會上，總統府新聞官、副部長卡斯特洛（Claire Castro）表示，來自司法部的消息表明，卡迪斯已經辭去了職務。

卡斯特洛表示：「據我們所知，他已經提交了辭呈。」

11月25日，司法部代理部長維達（Frederick Vida）表示，卡迪斯已經休假，原定於12月1日返回辦公室。雖然維達沒有詳細說明卡迪斯的行蹤，但他表示卡迪斯並未申請旅行授權。

11月17日，卡斯特洛表示小馬科斯總統接受了貝薩敏和邦彥達曼的辭呈，據稱他們是在問題防洪工程調查期間，出於「廉恥心」而辭職的。

在許前眾議員的第一段視頻聲明中，他質疑小馬科斯總統為何對2025年預算表示驚訝，鑑於追加預算據稱是總統本人的主意。

據許前眾議員說，一切都始於邦彥達曼致電告訴他，小馬科斯希望在2025年國家預算中加入價值1,000億披索的追加預算。

許前眾議員表示，邦彥達曼要求他與總統立法聯絡辦公室副部長阿德里安·貝薩敏（Adrian Bersamin）（前文官長的侄孫）確認總統的指示。許前眾議員說，在確認之後，他向時任眾議長馬丁·羅麻禮斯（Ferdinand Martin Romualdez）報告了這一指示。

在同一段視頻中，許前眾議員表示，他曾向邦彥達曼和貝薩敏提出請求，建議只將1,000億披索中的一半撥入未編列資金，以免公造部的撥款超過教育部的撥款。

根據《1987年憲法》，教育部應享有最高的預算優先權。許前眾議員表示，他是在邦彥達曼、貝薩敏、羅麻禮斯和卡迪斯面前提出這項請求的。

小馬仍信任衛生部長赫博薩

本報訊：馬拉干鄧宮12月5日表示，儘管衛生部長赫博薩（Teodoro Herbosa）面臨被提交至監察署的投訴，但他仍繼續享有小馬科斯總統的信任。

在總統府的新聞發布會上，新聞官卡斯特洛（Claire Castro）表示，針對赫博薩與一家製藥公司關係密切，以及可能存在單一投標人的「後門」影響力的投訴仍在審議中。

卡斯特洛說：「就目前而言，我們可以假定他仍享有總統的信任。讓我們看看監察署是否已經收到了相關投訴，並讓監察署進行調查。」

卡斯特洛還回應了前大理院大法官加彪（Antonio Carpio）的聲明。該聲明質疑文官長兼前財政部長勒道（Ralph Recto）將菲律賓健康保險公司（菲健保）和菲律賓存款保險公司的信託基金餘額轉移的合法性。

她表示，勒道作為前財政部部長，是在法律範圍內採取行動，並指出該機構此前的行動已獲得有關政府部門的批准。

她說：「因此，財政部僅是依據《2024年總撥款法》的規定，執行了經授權的指示。」

中國逃犯

馬尼拉機場圖闖關落網

本報訊：移民局局長維亞多（Joel Anthony Viado）分享了近期在尼亞亞謹諾國際機場一號航站攔截一名中國籍逃犯的消息。

維亞多表示，這名逃犯是57歲的郝斌（Hao Bin），他是在12月1日試圖從新加坡經菲律賓轉機前往美國時被攔截。

移民局國際刑警組織部門負責人黎虞斯曼（Peter David de Guzman）透露，此次攔行動是在移民局的預先旅客資訊系統於該名逃犯抵達前發出「預警」後進行的。

預先旅客資訊系統是一個在旅客抵達前收集和分析旅客資訊，以便進行事先審查和評估的系統。

郝某因在中國大陸的案件而被國際刑警組織於2024年發布紅色通報。她被指控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272條規定的挪用資金罪，面臨最高15年監禁。

針對她的案件由山東省青島市公安局青島經濟技術開發區分局於2023年立案。



為氣候騎行。「為地球騎行」活動的參與者於2025年12月6日（星期六）在計順市的計順紀念環島出發。他們途經橢圓形路、聯邦大道、Tandang Sora大道、Katipunan大道、CP加西亞大道、Magiting街、Mapagkawanggawa街和Malingap街；然後返回Kalayaan，再次經過橢圓形路和計順紀念環島。

莎拉感謝中國援建 納卯市布卡納大橋

本報訊：副總統莎拉·杜特地對中國援建連接納卯市東西部沿海地區的布卡納大橋（Bucana Bridge）表示感謝。她發表此番言論之際，小馬科斯當局正聲稱該大橋是其四大「傳承政績」之一。

她也感謝其父親、前總統杜特地，感謝他在擔任總統、而女兒擔任納卯市市長時，為修建這座大橋找到了所需資金。

在阿爾文與旅遊（Alvin & Tourism）的

臉書頁面直播的一場與支持者的交流中，副總統莎拉·杜特地分享了修建布卡納大橋的「幕後故事」，稱大橋是通過其父親和中國政府的努力才得以建成的。

12月5日週五，她在海牙說：「我們感謝前總統杜特地，因為他從未停止為這座大橋尋找資金。當然，我們要感謝中國，因為因為他們全額承擔了該橋樑的全部建設費用。」副總統杜特地補充：「因此，納卯市

政府沒有花一分錢，菲律賓也沒有為這座大橋花錢。這座大橋非常重要，因為如果沒有它，南北地區就無法連接起來。」

副總統表示，當她的父親擔任總統而她擔任納卯市市長時，其父親被告知這座大橋缺乏建設經費。

隨後，其父親開始尋找大橋建設經費，並在他的任期內啟動了談判、規劃和所有文書程序。

為何該切斷鮑威爾的資金

我認為特朗普總統必須明白，鮑威爾的建議只會加劇而非緩和與中國的緊張。他的解方引來對抗，而非預防衝突。最重要的是，如果特朗普允許鮑威爾的敘述主導他對中國的外交策略，那將破壞他當前與中國維持的良好關係，對美國與美中關係都沒有任何好處。

如果特朗普想要鞏固他與中國良好的外交與經濟合作，那他就必須知道是誰在破壞他的策略。雷·鮑威爾這類人不是在協助，而是在阻撓。他的工作播下不信任、破壞外交進展、並誇大那些不符合特朗普外交願景的威脅。

美國納稅人應該問：為什麼我們要資助一個與總統外交方向相矛盾的人？為什麼我們要付錢給一個在可以合作的地方製造衝突的人？為什麼我們要支持一個靠威脅獲利而非靠事實工作的人？砍掉鮑威爾的資金、叫他閉嘴，不僅是節省預算，更是特朗普對中國外交戰略所必需的動作。

此外，鮑威爾把自己描述成菲律賓的擁護者——但他沒有任何法律地位、沒有任何授權、沒有任何區域管轄權。他甚至不是菲律賓人，根本沒有資格替菲律賓發言。

結語

這個地區需要的是穩定，而不是鮑威爾的幻想戰爭。東南亞不是軍事冒險的舞台，它是實實在在的人們、經濟與未來的家園。像我這樣的東南亞人需要的是：和平、外交、對話、互相尊重、穩定、經濟發展、進步、中立與戰略自主。

我們不需要那些製造威脅、挑動緊張、販賣恐懼的前軍事宣傳者。因為本區域的未來，絕不能也不應由那些靠製造恐懼與衝突獲利的人來決定。

一名美國退役軍人的海上幻象

作者：安娜·馬林多格-黃（Anna Malindog-Uy）

當一名美國空軍退役上校雷·鮑威爾，再一次在美國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的證詞中提到我的名字時，這不僅僅是意料之中，更具有揭示性。他向美國參議院提交的13頁文件，以自稱的Sea Light Foundation名義發佈，是某些貼近中央情報局的運作者如何製造恐懼、誇大威脅、並武器化扭曲內容以證明自身存在感和經費需求的教科書式範例。沒錯，他又提到我了，在這份提交給美國參議院的所謂證詞第9頁，好像我是他自編地緣政治驚悚劇中的核心角色之一。

但我必須承認：被鮑威爾點名，對我而言是一種榮耀。當一個靠煽動地緣政治火苗維生的人，把你視為威脅，那就說明你正在說出他不願世人聽到的東西：真相。

坦白說，鮑威爾的敘述簡單、陳舊、甚至了無新意。他把中國描繪成「本世紀最精密、最成功的擴張主義力量」，使用的只是漫畫式的描繪、斷章取義的時間線、以及披著學術外衣的半真半假的文字。他的框架裡，南海問題就是菲律賓是美國對抗中國的無助棋子，東盟國家是溫順受害者，而唯一能拯救區域與菲律賓的，只有美國——透過「強勢透明」、反ICAD（非法、脅迫、侵略、欺騙）策略與媒體操控。

這種戲劇化的框架刻意忽略事實、背景與細微差異。從學術角度而言，儘管形式上是戰略分析，這份報告卻呈現嚴重的分析缺陷、規範偏見與方法論不一致，使其經驗可信度與政策參考價值相當可疑，尤其是放在

自己的存在感。他兜售的是恐懼，被偽裝成專業。恐懼之所以有利可圖，是因為決策者會買單。而在鮑威爾的世界裡，中國必須永遠是威脅；外交永遠是天真；任何主張和平解決南海問題的菲律賓人永遠是「親中」。這不是分析，這是披著地緣政治評估外衣的詐騙，把美國納稅人的錢燒給恐懼製造機。

為何鮑威爾的報告毫無價值

現在我們看看更大的格局。特朗普的外交觀是交易式的、務實的、以美國經濟利益為中心，而非意識形態的十字軍式對抗。特朗普多次強調他喜歡習近平。他相信美國可以與中國合作，而且在他的領導下兩國關係良好。他優先考慮的是貿易協定，而非戰略對抗。他反對消耗美國資源的無休止海外糾纏。

相反地，鮑威爾在他的證詞中主張：全面政府對抗中國策略、一個冷戰式的新資訊戰機構、更強的南海軍事訊號、更深入的美國介入、更膨脹的海事監督預算、以及對中國的持續政治戰。這讀起來更像是為新冷戰募款的簡章，而不是安保分析。的確，它正是如此。特朗普會同意嗎？

總之，鮑威爾推動的是與特朗普方向完全相反的政策。如果特朗普真的意在修復並穩定與中國的關係——就如他近期的聲明與會晤所明確暗示的——那麼鮑威爾的危言聳聽式框架只會破壞這些努力。鮑威爾的世界觀與特朗普的目標不相容——它既過時又適得其反。